

《能使做事者有书可读》编者附言

能使做事者有书可读

茅乃武

兹有询者，上海除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于夜间上课而有学分外，其余仍有如此之学校否？（研究其他科学者。）能使做事者有书可读，有学分可得，或不能在夜间上课，而在上午或下午上课者，如东吴预科然，有否？尚希不嫌烦琐，详细答复为禱。

上海金神父路的法政大学可以选科，有职业者尽可就自己有暇时间前往选习。至于研究其他科学，有否此类学校，尚无所知。

编者

载 员 愿 年 愿 月 员 日 八 开 《生活》 周刊
第 猿 卷 第 源 期。

法螺专家

有某君在政界里“瞎混”，他的“官衔”在想阔未阔之间，而他的“嘴巴”却在阔特阔的“法螺世界”。你若在宴席间遇着这位“法螺专家”，常可以听见他不开口则已，一开口不是昨天和“王督办”谈天，便是刚才在“宋部长”家里出来，或是等一会儿还要赴“孔部长”的约会。他的妙处在并没有人问他，他却自己把准备好的“法螺”如数家珍的搬出来。其实他和某督办谈了天，在某部长家里钻进钻出，又要赴什么部长的“宠召”，和听的人有什么相干！不知道他底蕴的人也许以为这总是一位“党国要人”！但是不数分钟旁人窃窃私问一下，便立刻知道他原是生了一副法螺嘴巴！他“苦心孤诣”所得的结果不过换得旁人几分钟的窃窃私问而已！潘序伦先生尝对我谈起这位“法螺专家”，皱眉顿脚骂道：“这是齷齪官僚中最齷齪的一类！”

刘凤生先生还告诉我性质相类的一件大堪发噱的事情，他说上海有一班装阔的人物，你若请他吃晚饭，写明七点钟入席，他就是在家里空闲极了，也有意等到八点钟才到，到的时候，故意装出很忙的样子，嘴里大叫“对不住，今晚有好几处应酬，一时赶不过来！”其实他不过在家里踱方步，陪陪“黄脸婆子”！他因为有了“阔话”在先，所以只坐一歇工夫，吃不到两三样菜，又要爬起来，踉跄拱手而去！他的意思是要表示还有别家应酬，其实是

饿着肚子回家！冤哉白饿了他的尊腹，社会上岂因为有了他这样“枵腹从阔”（脱胎于“枵腹从公”），便真的增加了一位“阔人”吗？

上面所说的两件事固然近乎心理学上所谓“变态”，可以算是“夸大狂”的一种极端表现。但是常人也不免犯“夸大狂”的毛病，不过程度有深浅而已；大概学养愈深的人，这个毛病愈少，或可全无。

载 员 愿 年 怨 月 圆 日 《生活》周刊
第 猿 卷 第 源 期，署名韬奋。

合不拢来

友人周明衡先生近自青岛来沪，谈起青岛那个地方有一个国际俱乐部（~~International Club~~ ^{知樂地俱樂部}），里面会员有西洋人，有中国人，也有东洋人。会里设备很完美，有各种游戏，如打弹子之类，也可以聚餐，总之是聚会朋友的一个好地方。所以每天在办公时间完了之后，门口车水马龙，非常热闹。但是他仔细一察，每次聚会，会员里面的西洋人几乎全体到会，中国人到的往往只有十分之一，东洋人到的也少。他因此很觉得西洋人惯于团体的生活，而东方人民则对于团体生活，总难于提起兴致来。

他又谈起在北京有一个欧美同学会，会所非常讲究，是颜惠庆氏所发起的，颜氏当时正在做外交总长，一呼百应，筹款也就比较容易，仅仅会所已用去了五万圆。想起来有了这种好地方，欧美同学于公余之暇总可以常常到此聚聚，联络联络，但是实际上到者还是寥寥，总之我们对于团体生活提不起兴致就是了。

记者前几年被朋友介绍入了某某学会，这个学会的会员在上海的也有五六十人，都是国内外大学毕业，在社会上有专业的人，总算比较的优秀分子了。那个会每月聚餐一次，说是以“联络情谊交换知识”为宗旨，我生平很喜欢交友，便欣然加入。当时公推的会长便是上面所说的那位周老朋友，公推的书记便轮到我。最初大家很起劲，后来人数渐渐的少了，到了最后一次，到会的人连会长及书记在内，共计只有三个！这个号称“学会”既然“不

会”，也就无形消灭。当时我们并没有什么“意见”，不过是大家最初起劲，后来便懒于到会就是了！

昔人有句话说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益善天下。”你真一大就大到“天下”，一小又缩到“其身”，好像在那么大的“天下”和这么小的“其身”中间，便没有什么团体可供他去“善”一下！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往往只有团体的形式，缺乏团体的精神，甚至有人说中国无三人以上的团体不闹意见的！

国家也不过是一个大团体，怪不得别国一有外侮，即促国内团结一致的精神以发愤有为；我国则外侮频仍，还是你骂我，我怨你，争权夺利，惟私是图，自己先弄得一团糟！

和团体生活有连带关系的是会议，因为团体的事情，往往要在会议里面讨论取决。但是我国一般人——其实所谓有知识的上等人也在内——不能遵守会议的常规，更是随处可见。议场上已有一个人在那里说话，仍有许多人你一句我一句在那里高谈阔论。他们有了“高见”，不肯等别人说完了立起来正式发表，却喜欢交头接耳的瞎说！这种毫无秩序观念的人，真配得立刻拉出会场外面去！

还有一种恶习惯便是不肯服从多数，不肯认输。就是有一人意思被人驳倒了，他总不肯爽爽快快的认输，更无服从多数通过的议决案之诚意。好像在议场上发表了他的“高见”，非通过不可，否则便觉得面上过不去。柔弱者即由此消极；桀骜者更因此捣乱。

既然合不拢来，无怪乎是“一盘散沙”！

载 1935 年 12 月 14 日《生活》周刊

第 14 卷第 1 期，署名心水。

《美国的女子》编者附言

美国的女子 翁之敏

我初到美国，住在费城，费城的地位在纽约与华盛顿之间，居民甚多，他们称为美国第三大城。什么工厂啊，商店啊，以及戏园旅馆，都很多，因此本地居民都靠着以上的各种机关生活。美国女子有钱的当然受大学教育，中等之家受中学教育，如实在无力量而希望女儿去赚些钱来度日者，大约初中或高小毕业，即须找一相当位置作工。有许多年纪在十六岁左右的女子，日间做事，晚上进夜校读一专科，希望日后地位可以升高。女子职业种类之多，几乎要超过男子。小学教员大约百分之八十是女子。就我所参观的十几只小学，没有见过男教员。各种商店门市售货的，大半是女子。饭馆中送菜端汤的侍者，柜台上的收帐员，大半都是女子。公事房中的书记及速记员，电话司机生，管理文具杂件，支付零星帐目种种细腻繁琐的工作，均为女子所占据。各公司都喜欢用女职员，因为女子担负轻，无奢望，做事也细心些。同一位置，用女子较用男子可以少三分之一的薪水，而能得同样的成绩。此点为美国女子在职业地位上战胜男子的第一要点。她们勇于工作的精神，确是可佩。

美国大城中女子，大半在二十二岁以外出嫁。在未嫁之前，十六岁以上，除在校求学者，可说完全都在外做

事。大约十六岁以上的女子，个人经济，无一不独立。如经济不独立，父母亦不再供给其一切奢侈品。赚钱后虽与父母同住，亦须每星期付父母房饭钱，多少视进款而定。因此她们对于父母不能依赖，惟有自己奋斗，才能有快乐丰富的生活，因此个个人都只得小心谨慎，办事做工，保住饭碗。女子已嫁之后，夫妇二人自立小家庭，从来没有男子养不起妻子而依靠着父母过活的。结婚费当然父母不管。即使婚后无力量立家庭，做父母的亦不加怜恤。父母的责任仅不过使子女尽量受教育。至于成人后的前途幸福，都是子女自己的事，父母不再过问了。讲到他们的家庭，富有之家，当然度他们的奢华生活，无拘无束。平常中等之家，量入为出，家中也布置得洁净简单而有美术化。主妇辛苦远过于男主人。男子每晨出外工作，女子在家洒扫擦抹，整理房间，烧茶做菜，带领小孩，收拾得停停当当，待男子回家来，便可享到安适而可爱的家庭生活。男子在外虽然辛苦了一天，到回家来，受到这样的安慰，眼前有这样的舒畅，疲倦的精神立刻可回复过来了。美国的家庭，确是男女分劳，彼此负责，不像我们中国人大多数的太太们，一天到晚，坐着不动，尚嫌不足，还要打牌，费时失业，不知何日始能省悟！

吾友翁之敏女士是吾友恽震先生的夫人。他们贤伉俪在美国有年，最近才回国。这篇是写她亲身观察的亲切有趣的事实。

编者

载 1935 年 12 月 14 日《生活》周刊
第 34 卷第 1 期。

· 苑愿 ·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美丽能干的女秘书

美国上议院议员克惕斯（奈建康）~~奈建康~~现已
被共和党举为候选副总统，自受此选举之后，公务非常的忙，而帮他办理公务最得力的有一位很美丽而能干的女秘书，就是左图的韦廉斯女士（~~奈建康~~）。女士是上议院里公认为最美丽的女子，不但办理公事有条不紊，而且代表克惕斯接见来宾，亦礼貌周至，应答如流，克惕斯每星期总接到由各处寄来的许多信，称赞女士于彼等来见时，和蔼款待，令人异常愉快。有人说女士竟能帮助克惕斯获得令誉，于彼选举前途殊有裨益云。

秘书的职务，也是女子所宜的一种职业，我国近来也常有女秘书出现，原是一种好现象，其中“克尽厥职”而为女界争光者固不少，可是有一部分，她所共事的领袖往往很容易和她发生恋爱，这也本非不可的事情，不过有的领袖已是“使君有妇”，便不免发生许多纠纷，闹得社会侧目，这也许是风气初开，两方觉得新奇而易有流弊，等到将来风气大开，彼此司空见惯，也许可以“行所无事”，成为很自然的局面，庶几彼此只有职务上及友谊上的关系，不至那样容易跑到瞎爱的路上去。

社会是由男女共同组织的，才觉得有生气：办公室里
有男职员，也有女职员，另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。文明
愈进步，这种现象愈普遍；愈野蛮的社会，愈是只有男子

“专利”的现象。

载 员愿年 怨月 圆日 《生活》周刊
第 猿卷第 源期，署名秋月。

城隍老爷作孽！

胡汉民先生近日漫游欧洲回国，对海上记者谈起游欧感想，说欧洲各国“人民知识较整齐”，我们觉得“较整齐”三字似乎轻描淡写，其实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记者现在要提起“城隍老爷作孽”的事，最大的感触，就是觉得我国人民知识太不整齐。

江苏宝山县城隍庙里城隍老爷的头，于七月三十一日忽被“贼伯伯”窃去。记者为好奇心所动，跑去参观参观，却看见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原来那位城隍老爷有了一位“太太”，居然还有两位“姨太太”！都塑成人身的样子供在那里。依一般人民的迷信，也许看见“阔人”都有姨太太，或者听见有的县长老爷也厚着面皮，暗里“金屋藏娇”，城隍老爷为一县的鬼神头脑，总算“阔人”，至少也要和县长老爷分庭抗礼，所以“姨太太”似乎是不可少的！

希奇的事还不止此，城隍老爷的太太和姨太太居然有她们的卧室！床铺被褥如同生人。我国民穷财尽，人民的衣食住正苦不给，而反给这种无理取闹的举动占去一部分，岂非丧心病狂的事情？尤妙不可酱油的是城隍老爷的“太太”卧室里的床前排着两只大马桶！我国一般人民往往把马桶藏在一夜要睡八九小时的卧室里，已是一种不卫生的恶习惯，如今才知道城隍老爷的太太也是一样的齷齪！也是一样的“撒烂污”朋友！我参观了城隍老爷的

“太太”房间之后，再去看看他的“姨太太”房间，却见比较干净些，未见床前排有大马桶，也许当地人民以为姨太太总应该比较漂亮一点的人物！

我国各县都有所谓城隍老爷，我恐怕这样怪现象，不止宝山一县罢！一般人民知识的幼稚，一至于此，真觉得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之不可缓，否则如胡先生所谓“较整齐”三字不知何日可以达到！

载 民国二十一年 九月 四日 《生活》周刊
第 三卷 第 三十八期，署名孤峰。

讨大老婆

一位“道学先生”不许他的儿子和“恋人”订婚，并且发挥一大篇道理。

儿子埋怨着问他的母亲：“上月爸爸娶姨娘，何以是由他自选，不由公公婆婆代选？”

母亲：“讨小老婆是他自己的事，谁去管他！”

儿子：“讨大老婆便是别人的事吗？”

载 员愿年 怨月 圆日 《生活》周刊
第 猿卷第 源期，署名静渊。

《一个很知己的女友 将出嫁了》编者附言

一个很知己的女友将出嫁了 丁学铭

我是一个漂泊者，既无父母兄弟，又少良师好友，只有一个很知己的女友。她在我未来以前已经订婚，现在已将出嫁了，我是很决心的离远她，一直到今。现在我心里忽然发生一种奇秘的理想，觉得我生在这世界上一点生趣也没有。这不好！那不好！读书也没有心；出去玩耍更觉难过。不知怎样才好，求你先生示以南针。祈先生恕我行书草率，我是伤心极了！

我们以为丁君绝对不必“伤心极了”。依编者个人的经验，我对于很知己的女友，年长于我者我当她“姊姊”，年幼于我者我当她“妹妹”，一旦她出嫁，我反多了一个很知己的“姊丈”或“妹婿”，更和她的小家庭有交情，还是时常来往，用不着“离远她”，更用不着“伤心”。我想丁君倘也采取这种态度，也许不至再伤心。

一个人怕孤寂，最怕精神无所归附：我们倘能就性之所近，鞠躬尽瘁于某种学问的研究，或某种业务的进行，一团高兴的做去，自觉得有安心立命怡然自得之乐趣；也许环境愈孤寂，用心愈专，久而久之，有了兴趣，此心有

所安顿，便不觉其苦了。若徒然冥思幻想，必至愈趋“一点生趣也没有”的一条路上去。这是可以自己作主的事情，切望丁君猛醒。

编 者

载 1935 年 12 月 14 日《生活》周刊
第 34 卷第 154 期。

自备的监牢

有某君告诉我说，上海有一家著名洋行的买办，因受“发财”的累，他的儿子已经被绑匪请去过一次，他自己收到的“请帖”，当然也不在少数，于是防备森严，雇了三个外国巡捕，全体武装，精枪实弹刻不离身。他所乘的汽车是最讲究的“派克”汽车，里面坐位本甚宽大，他每次由家赴办公处的时候，坐在汽车里，自己坐在当中，左一个武装外国巡捕，右一个武装外国巡捕，前面和汽车夫一排坐的还有一个武装外国巡捕，简直如临大敌。汽车一到了洋行门口，那三个武装外国巡捕左右拥着进去。他的办公室在楼上，要经过电梯。每遇他上电梯的时候，电梯里除开电梯的人和三个武装外国巡捕外，不许有别人在内。等到办公时间完毕，电梯中又须同样的“清道”，也可以是“肃静回避”，三个“碧眼儿”又拥着他自电梯中钻出，飞驰的上汽车回家。

我们知道寻常押解重要犯人，也用汽车，也用武装巡捕左右夹持着，和上面所说的现象，似乎差不多，不过一是公备，一是自备而已，其不自由则“一也”。试想一个人一天到晚有武装巡捕跟着，出了家门便钻进办公室，出了办公室便钻进家门，正当娱乐的地方固然不敢到，友朋应酬也未便到，这种不自由的苦处也就可想而知，说是“自备的监牢”，倒也名符其实。

我们“穷措大”，有许多以未能“发财”为憾，其实

我们要到那里就到那里，就是要走出去乘车，也无须那样手忙脚乱，自由得多了！想到这种地方，心气也许可以平些罢！

还有一点，绑匪之多，当然也是“民不聊生”的一种“铤而走险”的结果，所以大多数平民生计没有弄好，少数“富家翁”实在也很难平安过他们的舒服日子。

载 员 愿 年 怨 月 猿 日 《生活》周刊
第 猿 卷 第 源 期，署名韬奋。

看到了好东西

看到了好东西 最近有一位日本新闻界中人送一本书给潘公弼先生，书名《大阪每日新闻社大观》。潘先生有一天早晨欣然对我说他看到了好东西，我看他那种快乐的神气，不知道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喜出望外的东西，我的视线随着他所指的上面对说的那本书上，仔细一看，原来他所指的是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本山彦一氏的一段“处世训”，上面写着：

“勇往迈进，得寸守寸，忍耐不易，得尺守尺，恭俭持己，毁誉不关，宽裕待人，成败不论，穷益坚，老益壮，尽人事而乐天命，是我立身处世之法也。”

潘先生所以欣欣然，是因为这几句话很能描述他自己的“做人的态度”；在下和潘先生是同事，深知他的为人，也承认这几句话很能描述他的“做人的态度”。

人人应有的态度 我生平有一件深自庆幸的事情，就是所得的良友很多。而因陶熔濡染，在我的品性方面受了无限的益处，就是潘先生这种“做人的态度”，我和他共事以来，也要老实承认很受到他的良好影响。我本来是一个“性急朋友”，而且是一个“多愁多虑”的角色，自受了这种“做人的态度”影响之后，的确觉得有无限的受